

从前看奶奶制酒曲,或者也叫酒母,觉得不可思议,凭什么七样八样草叶草根草杆混到一起,就能酿出酒来?当初又是什么样的聪明人物破解了这些植物之间的密码?想得多了,只好自叹弗如。

奶奶制酒曲的法子,是祖传下来的,没有道理可讲,她也不屑于和我讲道理。她说喜欢七讲八讲的都是文化瘾子。但是她下达的任务,我必须去完成,割辣叶是其中的一项。一说这个,立即感觉眼泪要被辣出来了。

辣叶是做酒曲的主要原料之一,这是一种美艳但是很讨厌的草本植物,通身紫红紫红的,如果被它碰到,身上立即火辣辣的,所以本地叫辣叶,猪不喜欢鸡也不爱,它倒也因祸得福,在阡陌边长得疯狂。不过我得谨防它的近亲混入——还有一种叫水辣叶的,喜欢临水而生,叶子稍微肥大,性子不如辣叶火爆,只配用来养猪。

我常常被辣叶辣到全身红、痒、痛、肿,看到奶奶孤家老人的份上,忍了。奶奶中年丧夫,我是她的孙子孙女里最能支使得动的。她不叫我,叫谁去?

除了辣叶,我还得帮她去找好几样草药,那种长不高的竹子的竹叶,还有一种背面紫色,正面绿色的,查无学名的东西,最喜欢长在河岸边的崖畔上,我几次在河边马失前蹄,跌得水淋淋的,就是因为它。大概因为是小灾小难,所以也没有换来后福。

奶奶把这草、根、叶子全部在

◆精神家园

酒曲

楚木湘魂

大日头底下晒干,按照她心里的比例拌入稻谷,送到磨房打里打成粉。我忍不住又要多嘴了,从前没有磨米的机器的时候,这些草是怎么粉碎的?

“切烂,用磨推。”

奶奶这样一说,我的幸福感又来了,幸亏没有早托生几十年,要不然还要推磨呢。

“那没有辣叶的地方怎么办,他们怎么做酒曲?”彼时我读了几句书,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北方”,我想那里应该是没有辣叶的。

“要你操这么多心!”奶奶骂人了。

所有原料往大脚盆里一倒,加水,像做叶子粬一样的,翻来覆去地揉搓,揉到有了韧性的感觉,便团成一个小一个的小丸子,像汤圆似的,一颗一颗地摊开在竹匾里。我想快点收工,在掌手里一次揉两颗,奶奶不说话,于是揉三颗,奶奶骂人了,嫌弃我揉的模样不周正,歪瓜裂枣一堆。

做酒曲的时间都是夏季,因为那时候山间草药齐全,温度相宜。于是我好几年的暑假,都葬送在酒曲上,我烦恼极了,因为我太想下河摸鱼了,太想去竹林里

飞了,太想拿个缝衣针去钓青蛙了,但是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

奶奶有时候会被我的老实打动,觉得有必要对我好一点,斟酌了好久,说:“以后你出嫁的时候,我那个电视机就给你当嫁妆。”奶奶的意思是把电视给我开工资,不算白使了我这个劳力。

奶奶那个黑白电视,三百多元买的,很不便宜,我客气地说:“您只管留着,我不要您的。”但奶奶还是坚持会帮我留着,我也就不说话了。我打定主意不要,她那个电视太多雪花点了。

酒曲团好,下面铺上稻草,上面盖一张薄棉被,天气最炎热的那几天,盖一张床单就可以了。约莫一两天,酒曲上长出一层白色的毛来,一揭开棉被,酒香扑鼻。奶奶便支使我拣出来,放到太阳底下去晒。拣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手重了容易碎,否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挨骂的。

有时候大约温度太高,酒曲发黑,前功尽弃,奶奶便认为是我手脚不干净,或者说了不好的话,给“淤”坏了。我觉得这是奶奶迷信,可是上哪里说理

去。

这种酒曲是用来做老酒的,老酒就是烧酒,不管米烧酒还是红薯烧酒,都是烧酒。奶奶说她的酒曲,一斗米放半斤就足矣,我疑心奶奶吹了四分之一的牛皮,因为她自己熬烧酒的时候,似乎比半斤要多。

倘若是做甜酒的酒曲,配料就更啰嗦了,除了辣叶、竹叶、水杨柳、枇杷叶等乱七八糟的之外,还有甜酒草和酒洋草是万万少不得的,要不然酒就寡味而少汁。甜酒草找起来很麻烦,其叶子嚼到嘴里是甜的,便是不做酒曲的人家,看到了也喜欢捋到嘴里嚼一嚼,或者采了拿到集市上去卖,因此物以稀为贵。为了一把甜酒草,我不知道在灌木丛里打了多少滚儿。今天我还能踩着高跟鞋在山里走得如同平地似的,就亏了当年扎实的童子功。

甜酒的酒曲是论颗卖的,价钱比老酒的酒曲贵得多。酒曲与别的生意不同,一定得保证质量杠杠的,否则坏了人家的好米,冲了人家好事,人家会上门来兴师问罪的。因此我老替奶奶担心,但是那么多年,竟然没事,真好!

过了很多年,我从远方回家,兴冲冲地说,现在有一种化学酒曲,做出来的酒特别甜,比奶奶的酒曲甜多了。

又过了很多年,我从远方回家,喜洋洋地说,现在有一种酒曲,不是化学的,是草药的,就像奶奶当多做的酒曲,这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人间好几个春秋了。

◆湘西南诗会

母亲是朵油菜花

(外一篇)

袁姣素

喜欢在春天的时候回家	还有那黑色的籽籽炼出的油
喜欢去看油菜花	金黄金黄
那铺天盖地的金黄	喷香喷香
有弥漫着各种香料的	吃了小孩不闹病,老人也健旺
争先恐后地来舔舐	它的杆杆还能当柴
能看到千万只蜜蜂	火
它们的嗡嗡声填满了空旷的原野	一点就燃
这个时候	烧得红红火火
我就看到了母亲	母亲这样说的时候
她的额前堆着白雪	我的眼睛就被那金灿灿的光芒
怀里端着簸箕	垫了一下
脚下有一大片的紫	好像蜜蜂尾部的绣花针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告诉我	绣出母亲的模样
油菜花是美的天使	绣出千万朵怒放的油菜花

红芙国里

和于琴瑟之音	蜿蜒而上
静在高山流水	如千娇百媚的绝色
一指芊芊素手的江山	女子
笑谈日月风云	轻点朱砂
万物常生常灭	如访古探幽的脉脉
谁能与你肝胆相照	奇香
一种流动的暖	妆点红颜
抵达心经	于群山之巅
谁又神韵宛在	于古楼之上
轻启齿贝	养心 品茗
垄上的花草	微
熏的晚风	修补光阴
止于鼻息	流年经转
止于	谁以一线澄明
汹涌之绿	贯穿今古
那是红芙国里	谁仍青春不老
万顷的生命之绿	煮沸一壶将军红

◆古韵轩

古代十二美人咏

刘宝田

西施(沉鱼)	柔肠侠骨吴钩舞，落魄夫差路不归。
浣纱溪里鱼沉水，颠倒吴宫祚运蹇。报国初心了后，五湖帆卷彩云飞。	褒 姒
昭君(落雁)	曾经一笑戏侯王，狼再来时剑戟藏。飞血头颅肥野草，始知诚信系兴亡。
倾城落雁嫁天骄，靖汉安刘旷世劳。文帝昏庸烧醋火，何曾错杀寿延毛。	飞 燕
貂婵(闭月)	天地精华毓慧灵，翩翩起舞掌中轻。荣枯看淡寻常事，贵庶云泥未可惊。
明媚娇妍月闭光，身逢末世搏苍凉。谋臣智短偏生事，殒我红颜一段香。	甄 宓
玉环(羞花)	髻挽灵蛇别具才，天生贤德命偏乖。人间幸有陈王赋，留得惊鸿照影来。
妩媚丰腴花亦羞，红绡三尺恨难休。江山倘使金瓯固，恩爱焉能葬冷丘。	冯小怜
妲己	肌肤如雪气如兰，夏若凉冰冬若绵。放诞荒淫北齐乱，始知女子德为先。
国色天香雪玉凝，非为祸水是晶莹。只因缺德君王误，捐却头颅毁却名。	大乔 小乔
郑旦	二月春风发玉枝，双鸾娇媚带香啼。可怜赤壁横江火，铜雀空留杜牧诗。
四眼井前双比美，明眸照澈水生辉。	

◆乡土视野

收割的日子

吴清荣

收割的日子,总是很想家,很想念田园。中秋,我们驱车回80里外的老家,一来看看父母,二来想重温一下秋天的气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我,已十多年没下地干活了。

车子在乡道上蹿上蹿下,一会儿隐入山林,一会儿出没田间。秋阳下,一田一田的稻穗羞涩地低着头,怀揣着膨胀的心事。秋风吹过,沉甸甸的稻子轻轻摇曳,孕妇一样,生怕惊到肚里的孩子。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掩映在深山里的老木房羞答答地出现了。儿子似一匹脱缰的野马,欢呼道:“奶奶,我们回来看您了!”婆婆正在翻晒水泥地上的新谷。“妈,谷子打完了?”“没啊,你哥嫂正在对面打呢!”我们放下东西,戴上斗笠,走向轰轰作响的田野。

大哥正驾驶小型收割机在忙碌。一路开过去,稻穗连同稻杆被铁嘴吞没,稻谷光溜溜地落入口袋,而脱穗后的稻杆齐刷刷从一侧落在地上。嫂子跟随在收割机旁,偶尔弯腰捡拾一串遗漏的稻穗,或者将装满谷子的蛇皮袋子从架子上拖到地上。小型收割机速度不是很快,一亩田大概要一小时,不过它小巧灵活,适合在山区操作。没多久哥就将一丘田收割完了,他笑眯眯地说:“现在收谷子容易,我们家就二亩八分田,我和你嫂子一上午就搞定!不过这几天天气好,要我上门收谷子的人很多,电话都快被他们打爆了!”

隔壁田里有台打谷机在“嗡嗡”响着,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正在收割。他们捞起一束束稻把往打谷机滚筒上翻动,被碾碎的茅草飞扬着,扑了他们满身满面……

我忍不住问他们:“叔,怎么不用收割机收呢?”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说:“等你哥收谷子的人太多了。趁天气好,要抓紧时间抢收,万一天下雨,一年又白忙活了。再说,现在用柴油打谷机,比过去用脚踏打谷机轻松多了,只有割稻花时间,一亩田两个人要割三个多小时,腰酸背痛!”

说到脚踏打谷机,应该是打谷历史中的第二代收割器了。它外形和第三代柴油打谷机差不多,主机少了柴油驱动器,连接滚筒的是杠杆加踏板,靠人一只脚踩在踏板上,上下用力带动滚筒转动。后面是箱桶,接收从滚筒上脱下来的稻谷、茅草混合物。

用这种打谷机打谷子的艰辛,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清晨,酣睡中就会被母亲喊醒:“快起床,和你爸、哥、姐去割稻谷!”我搓着肿胀的双眼,握着专属的镰刀,踏着露水一头扎进稻田中。割稻需要埋头弯腰,一手握稻杆,一手拿镰刀发力。割倒的稻把要朝一个方向摆成扇子一样晾晒,经太阳暴晒后的杆子有所枯萎,打稻时杆把才不胀手,谷粒也容易脱落。割稻时,稻穗打在脸上辣辣地疼,刀刀似的稻叶常常划破我的手臂。有时,一不小心稻谷扎进眼里,眼泪哗啦啦就流了出来……割稻是需要毅力和恒心的,稍一泄气就无法再坚持。为了督促自己,每次割稻前我们都按年龄大小分摊任务,因为我是老么,总是受到照顾。可是,当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背上、饥肠辘辘时,年幼的我总是流着泪要罢工。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就哄着我:“你先加油割,我们割完就帮你。”于是我又

勉为其难地一会儿割稻谷,一会儿用镰刀愤懑地砸泥巴……那时我们都太小,一起忙活两三个小时,也就能割一亩田。

父亲和母亲负责打谷子,早饭后,“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山谷。他们手抓稻把,抬起手臂,将稻穗在滚筒上翻转,右脚使劲地踩着踏板,喘着粗气,汗流浹背。我们三姊妹继续割稻,直到完成爸妈一天所需要的量,才停歇。之后,我们还要负责清理打谷机后箱稻谷里的茅草。谷子、茅草从滚筒上飞下来,打在脸上、手上,针扎一样难受。灰尘更是无所顾忌地扑头盖脸而来,无孔不入。清完茅草还要扎稻草,一把把晾晒好,等秋收完后再挑回家。很多时候,我们累瘫在稻草上,仰望着蓝天痴痴地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像白云那样自由悠闲啊?”每每这时母亲就说:“要想不吃这个苦,就发狠读书,卖了这锄头把!”是啊,农村娃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三姊妹后来都考上了学校,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国家粮”,终于摆脱了打谷子的命运。

比第二代打谷机更早的是斛桶。斛桶更原始,由一块底板,四块下窄上宽的梯形木板组合而成。儿时有一个谜语:“四四方方一座城,两个将军来攻城,砰砰砰砰几大炮,无数散兵进了城。”谜底就是用斛桶打谷子。用斛桶打谷子更需要力气,力气大,谷把砸在斛桶上的声音就清脆洪亮,谷粒就脱落得快;力气小,声音就绵软沉闷,要反复击打好几下谷粒才脱落。一天打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般难受,好在我们那时候已经不用斛桶了。不过斛桶打的谷子倒是最光溜最漂亮,因为瘪谷、茅草都掉不下来。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我们和哥嫂一起运着稻谷回家了,收割后的田野只剩下一把一把的稻草。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是在感叹时代的变迁?还是在期待冬天下一场大雪,来孕育明年新的收成?